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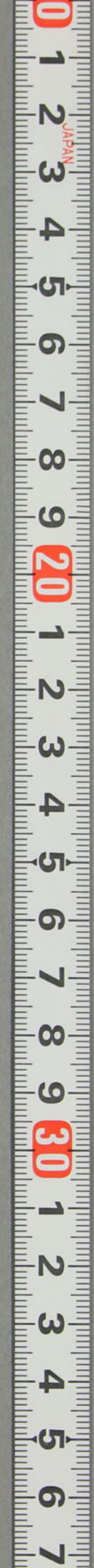


不求堂文集初稿
文部
 乾

丁

和 18
 1415
 /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圖
 寄第一
 漢詩文
 第 608 號
 第 /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吉田廉甫著

不求堂文集

和6
1415
卷1-2

不求堂文集序

矢人為矢而不能為函。人為函而不能為矢。固也。今之仕者亦猶是歟。官於吏務者不知省文學。職於文學者不能達吏務。方柄圓鑿。格而不容。何其愆也。夫文學驗之於吏務而後實矣。吏務著之於文學而後明矣。無乃相助而成乎。吉田若



庶甫官於吏務而好文學。外其識
之超於彼為矣。人齒人老可知矣。不
求堂文集成。錫題言。余嘉其識而
書之。嘉永庚戌季夏上澣。

蘆海河田興識

香雪山晉書



却嘉平刻

不求堂集序

吉田君廉甫馳名于藝苑數十年矣。余亦夙聞其名
而未嘗相識。近者遊我海鷗社時訪余于出古之堂
稍稍討論詩文之法。余以平生之所得告之。則廉甫
欣然會心。無不稱善。一日齋其所著不求堂集示余。
且乞序。暇日閱之。詩則上擬風雅。下摸填詞。皆委曲
倣倣。風格體製各逼其真。文則胸中之縕隨觸煥發。
質而不俚。坦而不俗。而其辨物詳悉。精竅剖析。其義
無餘蘊。故誦讀之間。有能解人之疑。不復待師友者。



矣所謂名下無虛士者歟廉甫高島世臣仕爲俗吏
蓋以尋常言之則學子爲俗吏則俗氣浸潤大傷其
雅腸俗吏修文藝則俗習透骨扞格不可化今廉甫
之於文藝未嘗爲之少擾焉且其爲人敦厚樸素真
率接物故其發爲詩文者亦如其爲人夫詩文之道
憂不出于性靈耳是於其可傳固有不待我言者如
夫世之才俊自喜者則浮華輕鬆以悅庸人之耳目
亦或有之然竟不爲大方所顧也故余取此而不取
彼也今茲嘉永巳酉季秋廉甫將梓其集乃爲敘前

言以弁其首云

嘉永巳酉季秋

熊山澤徽撰

不求堂文集序

近世文詩人投時好競新奇務取才名於一時者比比皆是也至其墨守古風終始不變者其與有幾譬之天下皆屈膝於覺羅氏矣而鄭大木一家獨守孤節於絕島豈可不貴且敬乎余讀田廉甫不求堂文集不取其才而服其守者爲是之故也已嗚乎守之難其人也久矣寧獨文章哉

嘉永二年己酉孟冬

磐溪學人

大槻崇識

不求堂文集初稿目錄
遊富嶽賦
暄風辭
古文孝經增注序
銀雞隨筆序
明快堂記
德本翁傳
俳諧歌解
大黑天贊
小金井紀行
題吉田兼亮像贊
神農讚
瑞竹說
換字園記
碑文集錄序
明月堂詩話序
周易書目序

不求堂文集初稿目錄

遊富嶽賦

暄風辭

周易書目序

古文孝經增注序

明月堂詩話序

銀雞隨筆序

碑文集錄序

明快堂記

換字園記

德本翁傳

瑞竹說

俳諧歌解

神農讚

大黑天贊

題吉田兼亮像贊

小金井紀行

蓬萊山紀事

賀鶴峯戊申新宅頌

玉石集跋

節庵詩集跋

義經論

答中子彥書牘

與小野玄晏書牘

與井手氏尺牘

與武令德尺牘

不求堂文集初稿卷之一

信陽 吉田剛 著

男 為慎 校

遊富嶽賦

觀富嶽以思往入大麓以欲躋仰瞻巔以恐峻伏臨地乎知低感和人之歌詠歎漢客之詩題是日域之第一諒昇天之楷梯陟曠谷而冰雪眺下方乎虹霓於是庚甲初秋巔上將曙世界未明衆岳狹小孤峯崢嶸嘗稱蓬萊何羨瀛洲爾乃下視國縣敬想孔

丘大虛如邇。渤海斯悠。忽忘積鬱。頗作優遊。懷四望之延佇。難數日淹留。于嗟要知絕境。曷若此竒聳八葉芙蓉。蟠八水清池。冀患難之除辟。禱平夷乎神祇。無登陟於常日。有祭賽乎夏期。攄景勝而難盡。咏詩賦以拙辭。僅攀躋於兩日。倏抵下霎時。

暄風辭

暄風臻兮濃霧催。草樹鬱葱黃鸝來。櫻有馥兮梅有披。憶故人兮不能遺。啟樓閣兮布鞦韆。吟詩賦兮吹笙竽。膾鯉魚兮啣酒觚。好娛樂兮無荒蕪。少壯無幾

歲倏徂

周易書日序

周易者何也。周文王與周公之辭也。尋繹其權輿。蓋伏羲畫卦。文王係策。周公且作文。孔子制象。或云孔子作彖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翼。乃經四聖人手。而令人知天地陰陽萬物之變易。避凶趨吉。承福遠禍也。雖然文簡而理邃矣。字孤而義廣矣。後生如可解。亦如不可解也。是故諸儒注釋之。而汗牛充棟。古易注中。蜀張生有言。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法

數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未審其義也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至田何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爲宗王弼之說陰陽占筮皆眊爲術數之流而晦矣子曰易聖人之道四焉非直以其辭而已蓋嘗喻之象數者也或曰如朱義程傳者花間之綵石神仙之境也然而不見程朱二家之外亦狹矣禮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語則須涉獵易注數百家也而不知其書目豈能獲涉獵之哉故先誌其書目欲其多聚諸家之書而遍讀之也是余之志也耳

古文孝經增注序

焦氏筆乘云孝經者僞書也余謂假令雖云僞書然其意與聖經賢傳之語如合符節也其考證者詳于女護島氏所輯錄孝經證按釋名老而不死曰仙抱朴子仙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不修德而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云而况於凡庸人哉然則人不可不孝也孔安國作古文孝經傳太宰純釋其音然如其章名不注之故五尺之童有歎之余解其章名間及傳中不用余臆說也此古文孝經支那既中絕矣

故清乾隆帝採太宰純音注本以載四庫全書冠首
可見我邦古書之存尚矣洵足以誇堂二大邦哉

明月堂詩話序

世有題明月堂詩話二編散木陳人所著者廼
村上天皇苗裔北畠大綱言親房後胤中納言具教
九代之孫武井氏名驥字千里號樗齋稱伊藤太長
沼世家以強記洽聞侍讀其世子者講習之暇作之
也昔晉人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
麒麟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樗齋君亦其名與其

量乃顧君孝之類也其先考者亞大夫而致仕者也
樗齋君能繼其箕裘可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儻經歷數年則如彼戰國策孰知其作者之姓名耶
是故余雖愧斗筭之才將作此序覽者驟然而哈置
之則可歟若夫後君子正覈茲序之訛繆而潤色之
則庶幾乎不塵斯詩話之首端也案莊子暨唐書散
木陳人者謂無用閒散之人是乃隱士謙稱也由此
思之樗齋君之所以主張益仕隱者也雖然蘊藉風
流名聲甚矣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也余非唯

褒稱禱齋君之才器德量娛庵居士亦復讚美其德
功爾爾其言曰學務博該詩出其緒餘嘗著新序纂
注校讐極精亦中壘之忠臣也今此詩話亦出其緒
餘者也且夫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至聖誠哉此
言也禱齋君學務博該良有以哉晉孫康者清介交
遊不雜也余雖無其人才力然慕其趣日久矣雖然
余欽羨禱齋君才器卓犖而侍其函丈三回五次也
不敢棄捐余之孤陋寡聞而傾蓋如故結金蘭契久
矣於是乎余假貸明月堂詩話而欲寫之公私塵事

蝟集故以夜繼日膳之燈炷之下恐有帝席刀刀之
謬然在孤陋寡聞實不爲無補焉則此詩話之功豈
么麼哉

銀雞隨筆序

烟銀雞謂余曰粵擬著聞集新古二書以作隨筆請
序之余乃序曰古人有言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
語力語治而不語亂以人之易惑也此書則不然間
有妖孽奇怪之事說文衣服哥謠草木之怪謂之妖
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高誘云非常曰奇郭璞云貌

狀樞奇不常曰怪卽是也此書中雖有不祥之事莫
必厭之如彼梟不祥鳥也長則食其母然唐張率更
庭樹鳴梟妻連唾之張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
而賀者至又如彼蜘蛛人所惡也然西京雜記蜘蛛
集而百事喜是則不以凶爲凶而却爲吉之確證也
此書全據竒珍竒瑞之意則未必可忽也已

碑文集錄序

遐離北里邇住東都賤商恰似雲霧屯貴士又如烟
霞集偶出江上而罄智人樂水之娛時出丘頭以極

仁者觀山之嗜上治齊堯世下平若舜時幸將謏才
聊陪高貴尋繹舊蹤摸古碣覽觀新境寫今文

明快堂記

嘗聞孔子儘是明快人也猶青天快晴白日清明也
荷村君尊之慕之遂命其堂以明快宜哉孔子曰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出此思之研究
聖經賢傳亦欲明快也夫欲明快之則發憤忘食也
旣明快之則樂以忘憂也其於明快雖有大小淺深
然能志於此道者莫不日夜歡娛焉至樂無如讀書

不泚堂集卷一
六
豈非以明快之故乎竹村君好學能研究之實明快
中之人也故其自號明快誰曰不然余雖戴盆之識
不敢當能言聊述明快之義以爲此記云爾

換字園記

弘庵藤森君博學而能文能詩能書可稱三絕也其
教授門弟子諄諄如也或應需屬文賦詩各謝之以
儀物或請字卽書以與之謝之以他物不敢受唯以
花樹則受之而卽植焉故號換字園云是以桃李爭
艷映山紅輝石榴噴炎蘭菊之秀而芳夢裏美人水

上仙客其所以怡目娛心者四時不絕焉盛哉茲也
雖小其爲樂大矣一涉斯園則遣塵慮忘世塵佳句
勃勃然生焉快哉豈亦弘庵君之仁及人乎昔董奉
居廬山治病重者種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儒
與醫雖其業異然如弘庵君者與彼董仙種其木之
趣一也可稱風流好奇之儒士也又聞弘庵君其祖
先者出于我信中文武兼備之家今猶有其餘裔數
流之在焉可謂名家也余於弘庵君敬之慕之是故
聊記其事以贈

德本翁傳

醫國手長田氏諱德本號知足齋一日茅庵是其居
峽中而自構卓堂之日所名也不審其所出或曰甲
斐人當天卜逐塵之時而厭棄世紛以隱逸自樂浪
遊四方而其居住無常之故也古之所謂東西南北
之人者其此之類歟其爲人也以寒窶自甘易所謂
室欲之人也仲景之微旨華陀之妙術蓋無所不察
焉豈知苦齋之徒所與識乎哉能愈人之沉痾是故
聲譽甚矣大永享祿之間遊峽中以醫爲客于光祿

大夫武田公信虎是雖常好隱逸然爲有刀圭之術
故山野樸質之民尊信之甚矣憫彼貧賤者而不厭
其居所之僻也天文中去之信州諏訪郡東堀鄉而
居焉此土山川頗秀之故也如此者可謂仁術人也
與法界次第所引取順情塵境心無厭足者殆成霄
壤也寬永之初以台廟不豫百方無驗官醫今大
路氏勸翁之診治於是下山釣命以召翁此時翁
百十有餘歲其出則頸掛藥囊斜踞牛背矍鑠乎到
于東都之河營而一診脈便欲獻峻劑衆醫不肯

翁詳辯其可否而台廟信而服之數日而奏功其賞賜尤厚矣然而翁固辭不受也是寡欲而蘊德之人也所謂居士四德之一也臨其歸期僅乞藥價數十錢於政府以爲路次之助耳於是乎其聲譽如雷鳴轟耳而聞于百里也無幾復徙信州之故居養其浩然之氣也寬永七年庚午二月十有四日卒春秋百十有八歲其子稱孫兵衛翁之門徒數十人受其禁方書者馬場德寬今井德山僅二人云翁所著有梅花無盡藏十九方書神機疾病療採藥奇方

等之書樂只齋神機疾病療採藥奇方等之書得其方一二而未見其全文可謂遺憾矣蓋十九方書翁之晚年尤所熟精技妙劑而徧行于世也今茲甲申余歸省故里阿母之次至東堀之鄉而詣翁之墓閱其蘭塔橫三尺許縱五尺強唯有乾室德本庵主之文而更無歲次居處之字也其側有蘇偷婆視之則文政八年乙酉二月十四日二百回之忌辰所建由是考之則卒時寬永三年也與和久田氏之說相違四年跨今凡二百有三年也其在世之時爲微妙之

術猶膾炙人口所歎雖積善之家亦無其子孫也余故問其行狀於鄉里之耆媪答曰翁之手澤之釜今猶存于御子柴氏之家也如其行狀唯在口碑而已然街談巷說焉能取正邪故多取和久田氏之說也余固不知醫但以與翁同其菟裘之地故作之傳耳

瑞竹說

冠東龍崎君請余使作瑞竹說余問曰瑞竹者何也答曰岐枝竹也無他說矣余按宋岳珂有三瑞詩鶴竹蟬竹龍竹也如斯則是亦瑞竹也岐枝竹者雙頭

竹也竹譜扶竹也五雜俎天親竹也徐氏筆精同根竹也武夷有巨竹一幹雙梢者是也陳湜子雙竹者生浙之武林西山其妙在篔簹嫩篠對抽並胤色最可愛也相思竹者出自廣東似雙竹而差大也皆兩兩相對生也以上五者皆訓岐枝竹也竹之堪杖莫尚於筇高節實中廣志云出南廣邛都縣羅浮山記邛竹本出邛西然則邛是地名故一作邛竹也漢武帝遣人開牂牁致邛竹杖山海經謂之扶竹生尋伏山黃圖曰華林園有扶老三株禮曰五十杖於家六

十杖於鄉者扶老之器也此竹實既固杖又名扶老也此邛竹亦謂扶竹則岐枝竹乎是故舉此說于茲也而使君知此數說云爾說郭戴凱之曰植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花鏡竹與芝并稱因其秀雅靈竒而尊之也晉七賢唐六逸是皆愛竹之徒也陳氏曰案竹之妙虚心密節性體堅剛值雪霜而不凋歷四時而常茂頗無天艷雅俗其賞况於此瑞竹哉余也寡聞固陋不能考援諸書畧舉所知不用臆說皆因古人確證僅以說之塞其責而已

俳諧歌解

世謂俳諧歌者或云俳諧人皇百有九世後水尾帝御宇貞德翁變連歌製俳諧歌是其濫觴也芭蕉翁添之一體而執古今俳道之中是以風雅之道定矣近世學其風者謂之正風或仰其角之體者謂之江戶俳諧也慕嵐雪之趣者謂之雪門也按崔下庵說邀今往昔無誹諧宗匠者唯有連歌宗匠添削誹諧而已自慶長中花咲翁蒙許誹家宗匠之號以來海內靡然爲之誹林權輿矣自是以來遊此道以爲宗

匠者如潮涌如流漫連者幽玄誹者寬濶捨其屈樂其伸一人心追萬人而移者時勢使之然耳與義抄誹非也無俳音可用俳字雖然古今集等皆用誹字未審其故一日與大澤赤城談及此事赤城謂余曰非本音近杯故用假名者書不和爲也誹字亦同矣通韻則波爲急之卽非也然則誹諧之字亦同可也因其言而考之我邦古人通音學可知也漢書誹諧者滑稽也滑妙義也稽詞不盡也史記滑稽傳考物云滑稽酒器也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吐酒

也又世謂滑稽者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或說曰誹諧有樣樣一俳諧二誹諧三俳諧四滑稽五諧譏六謎字七空戲八鄙諺九狂言也案狂言或義誹諧者體心共狂言也誹諧者體狂言心直也俳諧者詞字漢語也誹譏者不直言之而比於外物也滑稽者解有前也謎字者隱語也空戲者實鮮也鄙言者卑言也狂言者偏可笑之言也其趣有辨舌利口者以火爲水之類也是則俳諧歌之大意也

言辨古陳口香以火然水之騰也其理將謂之太
實難亦謂言者甲言也丑言善言也其言也其
於於於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心直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案丑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謂四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篇異同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此又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不求堂文集初稿卷之二

不求堂文集初稿卷之二 信陽 吉田清 著

余於斯小金共林官對而其言男 為慎公校

神農讚

大哉神農德百草躬親嘗手製諸良藥疾病療無疆
後世醫學者總是稱濫觴和漢所尊敬聖謨冠三皇

大黑天贊

北方天神號稱大黑安厝厨傍充饒飲食槌是渾沌
袋是大極禮拜敬誠自然貨殖怠惰官職遺忘稼穡
不勞筋力豈敢有得眾庶萬億授與福德甲子禱祠

靈驗叵測

題吉田兼亮像贊

齡過六旬嘗膽千辛復讐酬志絕代忠臣

勿誤藥室銘應淺川栗園之需

醫方挺衆肉骨回生雖韞名字人僉爭迎欲寡其誤
克盡忠誠仲景一語乃爲室銘

小金井紀行

余欲觀小金井村官櫻而其畜念久矣然以公私事
冗未果其志也時余適掌教讀書於邸中小兒也一
日讀至圓珠經先進則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大
成至聖文宣皇帝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余深感此語
觀櫻之思逾切今茲乙巳暮春初七夙發木挽街邸
至新宿驛行程二里時方辰刻也憩旅亭喫飯又行
一里半許道路廣濶所謂青梅街道者也此間有櫻
花木蘭花紫躑躅花之屬民舍衆多花樹之夥亦復
以此行々莫不叫快哉至高國寺村左轉就徑此徑
捷而又曲矣故行眺富嶽或看之左或見之右也衆
山皆如翠微而富嶽獨似傳粉是其高聳天而深帶
雪之故也又行約一里半所而有一茶店曰柳窪村

出此則爲御成街道而其道廣濶此土蘿蔔花
木瓜花就中松花濃黃而粦稜深綠也遐望之恰如
鋪黃壇又似舒青席也此二種在甫田而植桃以分
畫之其花最嬋妍其葉以充稻梁之培養未始爲觀
花之備也從是二里強而南折有詣井頭辨天之蹊
又莊道之上有禁牌禁外人妄捕禽獸路傍一茅屋
門前有巨櫻二株而爲極盛開之時也因想此二株
猶是况於小金井之櫻哉問行程則曰一里而近於
是余行意轉急有小野店小憩姥進茶菓畢卽行此
地有兩行列樹然民屋稀疎芳樹亦少矣惟有水榭

小榭而有其杵未零者又有木芽如花者邇視之則
嫩葉也樹下多越王竹正臻小金井村官櫻開落方
半之時也其蓓蕾者淺紅如霞其全開者雪色似雲
此櫻蓋芳野之種品云單葉著花繁矣所謂花王之
名不誣也其半落者生嫩葉若普賢象也古櫻之根
生扶蘇而不伐之則枯焉余甚恨其不斷之也古櫻
之枝有如寓木之物條細而繁矣花亦較有焉俗名
寄生者如冬青樹而與此異也所謂似而非者也余
罕見之故誌焉金橋之櫻花者武野八景之一也於
其佳景余則不記不詠唯任先輩藤忠林之筆已矣

其記并銘讀之可知也。今不贅于茲。復就故途而歸。可一里右折。則詣井頭天女宮之徑也。是爲玉川上水之溪步也。此際多堇花薺蒿沙參之類。左折入叢林。則怪松多矣。其大者二合抱許。既而至辨財天祠。此時方啓龕。而士庶參拜者成羣。時已欲午。少憩樹下。侑以河滿。立爲小飲。既已遂余之願。故歸家之意亦甚急也。有古池。土人傳言。廼爲神田上水之濫觴。在多摩郡吉祥寺村中。慶長年間。始引此水於都下。池之名。初曰七之池。後因爲用水之頭。又改井之頭池也。厥后萬治中。都下土中縱橫架槽以引其水。以充士庶之用也。因是爲廣大之用水。自此欲直出甲陽道中。上高井戶驛。而取路於東。凡一里強。此際路傍皆陸田種子也。余獨行而無僕。從鄉導者。偶顧後。先不見人影。臨岐彷徨無所問。至下高井戶驛。則人馬聯綿。不絕道路。左右笑靨。花覆盆子。花方逢開拆。而一二梅莊嫩綠之候也。自餘之花。在上件者。省之。次新宿驛。至茲驛程三里許。自此復就舊路。余素不之濟勝之具。不借驛馬。不備籃輿。獨往獨樂。正以哺時歸邸舍也。平生之願。於是遂焉。餘興勃勃之未已。聊援秃毫。以記巔末云爾。

蓬萊山紀事

斐陀國豬名部墨繩者真良工也墨繩嘗欲採良材而入深山不知其遠終至蓬萊宮一食荔枝終無飢焉守此宮者玄々皇帝也其吏乃魯班仙人也見墨繩而愛其才盡傳其奇祕魯班者元魯國人也姓公輸名班故稱魯班也墨繩自以爲在茲暫時也既歸鄉則經十餘年之久矣人皆稱歎其術之彌進不已云其國郡司紀武俊不仁者也嘗命墨繩作杯盛酒於其杯則翻矣是乃戒其不仁也此事出稗史恐是妄誕漢志所謂蓬萊山在渤海中望之如雲莫能至

也與此說大異矣俗云飛驒工者非一人名稱延喜式飛驒國每年貢匠丁一百人是亦墨繩之餘流乎

賀鶴峯戊申新宅頌

有老儒生以學術爲舌耕著述爲名譽室廬爲教養忽有移轉頻有送迎稱之賀之撰其所憑止則攝氣養情動則誦詩課經唯學是務焉求餘榮官家諸子寰內衆士聞其德風慕其所以乃讀漢學和講彼釋此陳說百家是非細委此君於是方施教忘疲盡樂散罹得暇安逸賒酒舉卮無亂無惑其娛怡々老來而健自若而昌占居不欲仙境之瀛正視不羨蓬萊

不才堂文集初稿卷之二
之形不爲謀錐股之事結鬻擘之盟俯察文藻盛令
焉如卉木花馨功業廣大焉如泰山之與滄溟

玉石集跋

玉石集者思齋老禪師所編也武見龍兄作序以陳
其梗槩至矣而今亦作此跋者畫地添足無用之辭
乎雖然予亦何惜鄙言於是回照讚歎老禪師之碩
德夫於偈有幽玄之意於坐見心之容儀於禪尤見
思想也偈者所謂釋氏之詩詞也詩者志之所之也
坐與禪蓋名心之行想云爾乎厥餘二諦之偈詩亦
饒佳句其妙多端而難勝言焉予腐調亦幸見載焉

可謂碩礫混珠玉者也乾坤之凡庸假令覽茲集妄
褒貶何有愠哉傳燈錄曰大象不遊兔徑大悟不拘
小節由是思之世之褒貶閭巷之說須任俗流之舌
頭矣予謾揮腐毫以污卷末而已矣

節菴詩集跋

人性之靈從其所好而不能無癖所謂詩癖者劉禹
錫白居易等之三癖是也兒享自志於學而又吟哦
惟耽好尚之深頗爲詩癖月積年累其稿無慮若干
卷曩爲丙丁童子所奪今尙丁壯不保不復此有灰
燼之災也余謂鏤之梓以示鄉黨朋友則其或免之

耶夫名垂後裔者唯在學之所致顧身後之事如何耳古今於詩亦然雖云小伎倆至興觀羣怨之旨與溫柔敦厚之教安無足示人者若能取捨巧拙使人能不辨別其教旨則不爲騷雅之罪人矣余今誌兒之癖耳與彼王福疇之譽兒郭子儀之愛兒其癖殆異也歟初集告刻成乃書其尾

義經論

源義經者事蹟詳于義經記源平盛衰記及平治物語東鏡等書也略而言之其小字初名牛若丸中號沙那王丸終稱九郎御曹子又補任五位廷尉也爾

其先烈者清和之苗裔而家世將種也保元平治之亂先考左典厩義朝與平相國清盛大戰而義朝敗死矣當此之時義經未脫襁褓其母常盤者箴々孳婦以容止絕世故清盛強奪以爲妾因茲義經得免其死義經稍長而投身於鞍馬山東光坊以學文緇徒苦勸薙髮不聽矣素有欲報先考讐之志也禮曰父之仇弗共戴天義經之志宜哉或時於僧正谷逢異人而後每夜受舉兵之法習擊劍之術頗得其蘊奧近世所謂鞍馬流是也義經習劍之地有巨石至今猶有刀痕云厥后赴陸奧至國司秀衡之館密告

其志秀衡能諾焉治承四年流聞兄賴朝興起伊豆國卽發東奧赴駿陽謁賴朝于黃瀨川賴朝值其秀弟義經而忻々然以爲將帥也而後一谷檀浦等凡數百戰悉皆勝其勝算固不待具言也雖然有四論焉源家熟陸戰不慣舟師也於是乎評其事義經與梶原氏爭論逆櫓之事此其論之第一也予以義經之說爲當梶原氏深以爲感焉遂讒義經賴朝聽信之不正其是非而大嗔怒焉豈不謂哉片言折獄則吏職之短才也于時大軍功成之日義經高唱巴喻歌而將聚龜也然賴朝不許入鎌倉而彌持矛盾欲

解釋之磨而不磷也讒言三至慈母不親其此之謂歟是其論之第二也義經有爪牙之臣西塔武藏坊辨慶者強良而博識也何使主君近謀反哉是其論之第三也予以義經爲是也賴朝欲起大兵攻義經也義經仄聞之匿芳野山作道士之裝晦迹出奔焉然而先赴北陸再到秀衡之館其間路次踟天躋地茵草臥露其艱苦亦甚矣及文治中義經終爲彼秦衡被殺時年二十七也夫盛者必衰者誠哉此言也或曰義經遁入蝦夷島遂問關至支那而後今支那國王者其後裔也蓋以清和源氏之故建國號謂之

表下右字文意不
解矣

義經清和叔詔
清朝是好異之
人言不可信矣

清朝云、或人論其真偽、是其論之第四也、予以其移
異域爲信也、且夫朝賴聽梶原之讒口、何耶、有義經
掌握天下國家之才、故賴朝畏之、而用其讒也、如梶
原氏者可謂二足無毛者、八荒同軌、齊惡之詩、所謂
投身豺狼可者也、義經向敵軍、而戰則必勝之、殆如
漢韓信之輩也、率衆兵而攻、則盡援之、恰似秦白起
之類也、當時軍略、誰有出其右者哉、然專誇其功、而
不謙其身也、是非溫々恭人之事也、雖然義經能復
其先考之讐、而誅其暴逆之徒者、則是有忠有孝也、
又不永見登庸、而倏旣被棄、捐者、嗚呼、勞而無報、豈

不可惜乎哉、

答申子彦

吉田清再拜分手以來、烏兔推移、寒暑頻更、何無一
日三秋之思哉、嚮者辱佳音、冗中不果、卽答、遲久之
罪、請恕之、維時三陽開序、乾坤咸新、欽賀闔宅履吉、
忻慰不可言、不佞家裡老幼、無恙、勿勞高慮、嘗見問
上書之事、良有以哉、按韻會言於上曰、表文選註三
王以前、謂之敷奏、至秦并天下、改爲表、總有章表奏
駁四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漢魏以來、都曰表、
又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我邦用上書之字、

是乃六國及秦漢之例也今足下與不佞皆巡警吏也巡警吏之事出玉泉子小楊錄曰糾官者此邦所謂目付役也文獻通考曰察事卒者亦目付也畢人說文畢伺候也令將目捕罪人也故字从橫目从幸也武田三代記有稱橫目者卽據此而名歟蓋我邦巡警吏雖其身輕然於其上書者尤爲重矣是言人之臧否于君侯之故也當時足下及某等爲上書也其他則不聞爲上書况於某等物我角立之人哉萬千亮察之鄙懷區々短箋不盡意僅布佳詞委曲期後雁之便辰下餘寒猶嚴加餐白玉二月旁死魄

其大與小野玄晏

別後徒然屢換伏臘豈無采葛之歎耶邇來松島氏著行雲樓文集死後梓之巖波氏見惠于余受而閱之則有書吉田生卷之詩其詩中曰擁鼻吟罷枕之眠余謂非是自家之書而枕之則無禮也是其失言之一也又莫將兔園老小技余按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西京雜記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等兔園也於余乎將兔園老小技猶過分也然彼將何有關之行有餘力而嗜圍碁又好作詩其樂一也何曾有違聖人之道哉是其失言之二也又云讀破

千卷遊千里余謂讀破千卷何其博學之太平御覽
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各千卷而總計三千卷也讀破
千卷則其三分之一也可謂狹小也是其失言之三
也余者下吏而非學業也遊千里則不忠也勸人以
不忠則不義也是其失言之四也余與松島氏於江
戶相見數回也然不語書余之小詩卷之事是乃竊
書以毀人也是非與朋友交有信之道也是其失言
之五也又曰吾亦舊年抱微志爾來被笑遼東豕余
所不解焉按後漢書遼東豕者自矜懷慙之謂也是
其失言之六也又曰君不見禹蹟龍門千丈水憤然

一躍已非鯉余也仕隱而聊無此意矣是其失言之
七也語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是故余謂關
己之身而不謂他之事也不佞之所述儻有不當於
其道則宜答之是與朋友交而有信之道也又與一

東井手氏

嚮者辱足下來詢聊聽惟言幸忘不佞違和之憂感
謝何可言茲初九日嘗約會讀世說及韓詩外傳於
敝廬而今賤恙全痊矣不變先諾偏待玉趾惟冀光
臨何勝渴望木田中邨兩氏不別簡如有往還之次
伏煩轉致此意不罄

屬者聞萱堂大故而驚愕不勝哭泣矣然未聞死期之狀及葬祭之事自後得見龍子書以審其事於足下宅修葬式足下可謂慎終之人也鄉人某告于余曰人々爲護喪事賻物甚豐矣余聞之豈不愉快荀子曰事生飾死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者足下之謂也哉足下當悼拜面之永絕又嘆一逝而不歸臨書涕泣不知所云嗟是天命矣哉

不求堂文集初稿卷之二 終無遺意矣其共失言云

